

軍事奇才

關麟徵縱橫沙場

(上)

● 王培堯 · 王健

幼年被稱挨打冠軍

關麟徵（一九〇六一一九八〇），抗日名將，北伐、剿共、平逆、抗日諸役均立有殊勳，作戰有勇有謀，人稱「關猛」、「關老虎」，曾任軍長、軍團長、集團軍總司令、陸軍副總司令、總司令，大陸陷共後，因與陳誠不合，未能來台，困居香江，鬱鬱而終。

關麟徵原名關志道，陝西鄠縣人，一九〇六年三月十四日（清光緒卅二年二月二十日）生於鄠縣真花磧村，歷代務農，僅足餬口，十一歲喪母，由父親關樹銘父兼母職撫養成人。七歲入鄉村私塾，頑皮貪玩，學業不佳，也不喜幫做農事，常遭塾師責打，有「挨打冠軍」的稱號。但相

貌堂堂，聲音洪亮，秉性堅毅。就讀「滄溪小學」時，校長張修甫說他將來可能是有出息的楊六郎，沒出息只有去賣麻糖，意思是將走向兩極端。

小學畢業後，關麟徵進入西安省立第三中學，將屆畢業時，因父親負債纍纍，為減輕父親負擔，決定從軍，適遇同學鄧毓玫，告以鄉長于右任正在上海替孫中山招考軍校生，他欲往報考，惜無畢業證書，適巧鄧毓玫有胡景翼開的兩張准考護照，一為鄧本人，另一為吳麟徵，他如要應考，必須用吳的護照，於是他把吳改關，用關麟徵之名，字雨東，赴廣東應考。他先到上海與陝西同鄉杜聿明、張曜明等七人，在于右任家住了幾天，最後沒有旅費，于右任將身穿的狐皮長袍賣了，做為他們的旅費，然後和幾位陝西同鄉南下應試

，通過考試後，編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第三隊，與黃杰同隊，學習步科。

在校受訓六個月，關麟徵頑皮嘻鬧的習性仍舊，上課時捉弄鄰座，教官發現，命其至前面扶持黑板，博得「黑板架子」綽號。

為憲兵創始人之一

一九二四年秋，關麟徵軍校畢業，分發教導第一團第二營第五連任少尉排長。翌年二月，在校長蔣中正率領下參加「第一次東征」。校軍攻擊淡水，淡水為粵東重鎮，屏障惠州，又是廣州到潮汕的孔道。由洪兆麟固守，關麟徵奉命攻擊城東北仙人嶺，迅即攻克，再攻擊淡水城外白莽花時，因未匍匐前進，致左腿負傷，送廣州公立醫院治療，院方告知，將要鋸腿，

（上）場沙橫縱徵麟關

校黨代表廖仲愷來院慰問傷患，他立即投訴，經廖仲愷與院方交涉，幸未被鋸，住院休養半年，從此左腿比右腿少了半吋。

傷癒後返校，調任總教官嚴重的中尉副官，再調第四期入伍生團上尉連長、學生隊隊長，教學相長，關麟徵對軍事學術及革命理論深入探討，才紮下深厚的基礎。但剛直帶傲的個性依舊，因與上級某團長相處未洽，彼此看不順眼。當政府在南京成立憲兵團向黃埔調用人員時，他被調去充當第三營營長，不久，升任中校副團長，團長杭毅奉命受訓，由他代理團長，所以他是我國憲兵創始人之一。

一九二七年七月，調升總司令部直屬補充第七團團長，年僅廿一歲，駐杭州五夫兵營訓練。是年夏，寧漢分裂，八月十三日蔣中正宣布下野，他與直屬第八團團長李杲到奉化晉見，蔣中正對何總指揮深表不滿，對他說：「你們當土匪，我當土匪頭子。」關麟徵當即表示：「只要校長如何指示，學生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。」

時實、許衡等人，關在一起，他在友人協助下獲釋，獲釋時，比朱培德下令處決他早了一步。此後，他秘密到上海開會，已知校長被迫下野內幕，最後議決籲請蔣中正回國，重新復職。

消息傳到李、白、何三位總指揮的耳中，且龍潭大捷後，發現李、何均非統率全局之人，九月二十一日中央政府正式敦促蔣中正總司令再起的通電，但最先起因，卻是關麟徵忠心赤膽所導引的。

一九二八年二月，調總司令部警衛第二團團長，陳誠任警衛司令，不久與自孫傳芳處投誠之曹萬順等部合編為十一師，曹任師長，陳任副師長，團長有關麟徵、蕭乾，有一天參謀長羅卓英希望三位團長聯合控告曹師長，以便陳誠任師長，關麟徵嚴辭拒絕，由此陳、關結怨，歷數十年。

一九二八年九月，關麟徵升任第卅二旅旅長，旋調陝軍第五師副師長，因領導統御困難，辭職返南京賦閒。

討伐閻馮初顯奇謀

一九三〇年國民政府成立兩個教導師，張治中任第二師師長，關麟徵出任第二

師第一團團長，經德國顧問訓練後，參加討閻、馮的中原大戰，他首先奉命防守隴海路河南東部境內的高賢集。這是他第一次指揮較大兵力作戰，本著革命朝氣，指揮部屬，沉著應戰，堅守不退，敵人幾次用大刀隊衝鋒，也未能成功。於是在閻、馮控制下的北平報紙，稱他為「頑敵」。

一次，教導第二師在河南杞縣境內作戰略轉進，由他的第一團掩護全師撤退。因等候失去聯絡的一個營，延誤行軍時間，中途遭受敵軍側擊；當時全師主力已退，只有他孤軍斷後，如處置失當，再被敵軍發覺只是掩護部隊，很可能被打得全軍覆沒。幸而當時大霧瀰漫，能見度很差，他就利用天候，不但不退不走，反而下令調轉方向，向敵人進攻。敵人不明究竟，以為中了埋伏，匆忙退去。他才得從容的脫離戰場，趕上本隊，毫無損失。這是在戰場上第一次運用機智，隨機應變的成功傑作。同時，因此升任該師第二旅旅長。

接著他奉令防守柳河車站，遭馮軍猛攻，敵軍兵力強，火力旺，他這個旅的陣地遭突破，他帶著旅部官佐和一個警衛排，利用青紗帳（長高的高粱田）不斷的放

槍，阻止敵人前進，待援軍趕來時，代師長胡宗南趕到前線，發現部隊退了，旅長卻沒有退，感到十分驚奇，此事傳開，黃埔同學都欽佩他的勇氣。

一九三一年秋，石友三叛變，劉桂堂暗中呼應，時關麟徵任第四師第十一旅旅長，奉令進擊河北省南宮縣劉桂堂部夏子明旅，經斥候前往偵察，夏旅在南宮縣緊閉城門，防守森嚴，因關旅缺少重武器，如強行攻擊，勢必造成重大傷亡。

關麟徵即令部隊在城外五公里處村落宿營，以鬆懈敵人戒備。親率團長張耀明、營長覃異之等到城外偵察，並令一小部隊到達有利地形，預估當晚敵軍必打開城門，出外窺探，可趁有利時機，猛衝而進，必可成功。

果不出所料，正值半夜，覃營調動完畢，後續部隊均到達定位，守城敵軍見城外久無動靜，預判關旅正在宿營休息，派遣斥候前往偵察，方將城門打開少許，已潛伏城門邊之覃營官兵，突然發難，搶占城門，蜂擁而入，大軍續後跟進，先占城牆，然後掃蕩，另一批部隊長驅而入，一時槍聲大作，劉桂堂的悍將夏子明，被打得措手不及，縋城而逃。數小時內即將夏

旅全殲，僅俘獲騾馬就有八百多匹，各種槍械堆積如山。

追剿有方共軍剋星

一九三二年，第四師由師長徐庭瑤指揮奉令追剿皖北霍邱一帶共軍，關麟徵任徐師獨立旅旅長，徐師將共軍第廿五軍鄭繼勛包圍，關旅為預備隊，共軍為解霍邱之圍，派出萬餘人的突擊隊襲擊霍邱城東的孟家集，使出聲東擊西之計。關旅奉令迎擊共軍突擊隊，經一晝夜激戰，卒將其擊潰，霍邱共軍亦悉數被殲。

霍邱之戰結束後，第四師續向皖鄂邊界所謂「小蘇區」掃蕩，關麟徵的獨立旅為先頭部隊，於一九三二年七月到達皖北磚佛寺附近，為丘陵地帶，草木叢生，視線不良，共軍第廿五師蔡昇熙是徐向前的前進總指揮，與陳賡在磚佛寺佈下口袋陣地，關旅尖兵部隊中伏，營長朱映被俘不屈成仁，連長鄧步禹陣亡，兩個排長和一些士兵紛紛退卻。他見情勢危急，當機立斷，一面下令各團營就地散開，佈成梅花圓陣，先取守勢；同時率領特務排親臨第一線，舉槍高呼：「就地抵抗，退者槍斃」，並且對空鳴槍，表示決心。特務排長

王作棟為鎮定軍心，也大聲疾呼：「旅長在此，誰敢後退」。已經後退的官兵，又紛紛向前，佔領陣地，力抗來犯的共軍。

關麟徵本人則帶同預備隊營長吳澤道，那裡危急即趕赴那裡，督率所屬，奮力還擊。兩個團長都到前線督戰，第一團團長張耀明身負重傷，仍裹傷力戰，連關麟徵的戰馬都被擊斃，戰況激烈，可見一斑。

共軍的人海戰術敵不住關部火海，往來衝殺的結果，打到黃昏，共軍已經死傷累累，攻勢頓挫。

入夜後，徐庭瑤派出援軍一個旅前來援救，關麟徵判斷共軍可能退卻，已準備次日拂曉反攻，乃與援軍約定配合行動，當乘黑夜抽調兵力與旅預備隊結合，迂迴到共軍主力的左側，於次日拂曉乘共軍撤退之際，實施襲擊，正面的部隊也轉守為攻，夾擊共軍。來援的援軍也趕來配合，一齊追殺潰退的共軍，獲得大勝。

經過兩次作戰，關麟徵已對共軍戰法有所了解，提高警覺。

九月初，第四師續向豫皖邊界掃蕩，目標金家寨，關旅仍為前鋒，共軍退出八里灘及玉相台之後，將部隊埋伏在路邊叢

林之中，當關旅通過獅子嶺，第四師後續之際，突然竄出，切斷第四師行軍序列，直搗師部，當時徐庭瑤身邊僅有特務連及教育連二、三百人，驟馬逃散危急萬分。

關麟徵前進中途，聽到後面槍聲大起，知道發生問題，立即下令前衛部隊停止前進，改採守勢，並且親率一團部隊，痛擊圍困師部的共軍，與直屬部隊取得聯繫，解師部之危，再對據守小馬店的共軍七十五師廖榮坤部，加以攻擊，擊斃師長廖榮坤，乘勝配合友軍向西南迂迴，攻擊金家寨。

當金家寨外圍的共軍，被第一縱隊掃蕩殆盡之時，西邊豫鄂方面的國軍，也得到勝利，於是共軍放棄金家寨，輾轉逃去，衛立煌部劉戡一旅，乃於九月廿日乘虛襲克金家寨。戰事結束，關麟徵因功升任國軍第廿五師師長，年僅廿六歲。

將在外君命有不受

一九三三年三月，日寇進犯華北，熱河省主席湯玉麟不戰而棄職潛逃，日軍僅以一百二十八人的小部隊進入承德，控制全市，熱河輕易失守。中央電令關麟徵的第廿五師及黃杰的第二師北上增援，廿五

師早五天抵達河北石匣，中央電令「停止待命」，他審度機勢，見古北口天險無人據守，如長城有失，平津不保，不如搶先佔領古北口要地，據險阻敵，以待來援之師。於是他立即獨斷專行，全師急進古北口佈防迎戰。

當陣地區分未久，工事尚未築成，日軍已來犯。先以空軍轟炸，地面砲轟，再以坦克車引導步兵猛攻。關師人人奮勇還擊，肉搏殲敵，雙方死傷枕藉，相當慘烈，團長王潤波死於日軍軍刀之下，頭被斬去，守將軍樓的戴安瀾團也很緊急。關麟徵親自趕到第一線督戰，連長顏受庭身負重傷，血流滿面，仍裹傷應戰。日軍蜂擁前進，關麟徵被日軍投擲的手榴彈炸傷五處，渾身是血，仍力戰不退；十餘隨從官兵，全部陣亡，但也因此激發士氣，浴血奮戰，使日軍遭受重大傷亡，攻勢頓挫。爭取一段時間，使來援的黃杰之師，從容接防，在南天門要地，部署堅強工事。

關麟徵被送往北平協和醫院醫治，一名中將級師長為抵禦外侮英勇在第一線作戰負傷，頓時成為舉世矚目的英雄人物。

關麟徵送醫後，部隊由副師長杜聿明暫代指揮。其後黃杰第二師、王敬久的八

十七師、劉戡的八十三師，由第十七軍軍長徐庭瑤將軍統一指揮，共同扼守長城，拒犯日軍。是役全國歡騰，舉世矚目，北平各校女生向關麟徵養病獻花要排隊，《大公報》張季鸞社評標題：「愛國男兒，血灑疆場」。北大校長羅家倫作歌頌其功，慰勞函電，雪片飛來。他於稍癒後，裹傷扶杖，再赴前線，據守長城兩個月以上。黃杰親見其英勇，贈詩云：

「長城殲虜去，並轡入雄圖，血肉飛天塹，烽煙混太虛，關東方失險，古北又成墟，都說君無敵，投鞭我不如。」

入晉阻遏紅軍東征

一九三六年二月，竄抵陝北的共軍已擴充至五萬人，惟陝北地瘠民貧，糧食恐慌，乃向富裕地區伸展，集中四萬餘人，北渡黃河，由毛澤東親自指揮，一方面軍彭德懷、第一軍團林彪、十五軍團徐海東、二十八軍劉志丹，號稱「工農紅軍東征」，擴大地盤，希望在山西發展。

紅軍渡過黃河後，即以「快打慢、大吃小」戰法，兵分四路，直向晉軍河防部隊強攻。山西河防部隊隨即遭共軍吃光，然後向太原分進合擊。中原大戰後，閻錫

山戰敗，逃亡大連，旋又返晉，與中央貌合神離，當時河防已無守軍，出擊部隊，大部被共軍殲滅，紅軍將晉軍主力解決後，毛澤東親率大軍，直撲太原，山西境內可以說是「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」。

此時閻錫山，唯有乞援中央，但顧慮「請神容易送神難」，窮途末路之中，如能挑到入地合宜的「山陝同鄉」，而且是以一當十的「百戰雄師」，或可略紓取捨之難。經軍長王靖國建議，向中央指名借將，請派二十五師關麟徵部馳援解危。

此時二十五師駐防河南洛陽，奉命後即率二十五師全部、另第二師羅奇一個旅，開入山西歸閻錫山指揮，命他即向靈石集中，以便解太原之圍。

關師行抵臨汾，忽奉電令在「臨汾待命」，乃覆一電給最高當局，大意云「就戰術著眼，臨汾待命，最為相宜，為中央與地方感情計，宜率部深入，集中靈石，與太原相呼應！」委員長蔣中正電覆：「吾弟所見甚是！」

關師由臨汾開往靈石，紅軍四萬餘主力迫近太原，鐵路交通迭遭破壞。前衛營於途中中伏，兩側槍聲四起，營長徐幼常機警沉着，下令火車後退，然後全營下車

，向鐵路兩側掃蕩，掩護本隊通過。

二十五師在靈石集中後，毛澤東除留小部對太原監視外，率彭德懷、林彪、徐海東、劉志丹四股共軍，南移企圖先消滅關師，再攻太原。

此時靈石附近，不時發現疲憊不堪的小股共軍，副師長杜聿明力主出城掃蕩，關麟徵卻深信共軍正施誘敵之計，決定在靈石停留十多天，根據他的判斷，共軍主力南移，太原已無危險，等共軍主力分散後方可攻擊，在此之前，只有靜觀其變。

他預估晉南地瘠民貧，糧源有限，大軍雲集，勢難持久，共軍分散，立可預見，其時即可各個擊破。

空軍偵察報告，一股共軍一萬多人，沿同蒲鐵路向南，已接近黃河邊境，另一股共軍三萬多人，向西，兩股距離已超過二日徒步行程，於是部隊開始行動，不是北上太原，而是西上隰縣。

這一股正是共軍林彪的第一軍團，兩軍在隰縣午城鎮遭遇，兵力上是一對一，火力上是十對一，雙方在午城鎮遭遇後，關師分兵兩路，包圍在蘇家莊一帶，打得林彪七零八落，林彪個人僅以身免。二十五師取勝後，進駐隰縣，改取守勢，關麟徵判斷，毛澤東率領彭德懷、徐海東、劉志丹，聞林彪慘敗，必定馳援，當時和共

軍作戰最大困難，是找不到主力決戰，等發現後，國軍已屈於劣勢，故二十五師在隰縣，加緊補充後勤，一面構築防禦工事，部署情報網，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。

一九三六年四月，中央與山西當局已知二十五師獲勝後進駐隰縣，在空中偵察得知，共軍已向隰縣集中，情報傳至，關麟徵回電「此乃意料中事」。層峰慮其寡不敵眾，另派陳誠率兩師增援，陳誠在南京起飛赴晉之前，急電關麟徵：「湯恩伯未到達戰場之前，不可輕舉妄動！」

某日上午，有老百姓由隰縣南郊入城，要親見師長，言「有一兩千共軍在其所住村莊吃飯」。關麟徵下令進擊，一時號聲四起，表示部隊出擊。

共軍想誘關師城南決戰，城北偷襲，不意二十五師，不去城南，先將威脅城北徐海東部解決掉！毛澤東率領彭德懷與劉志丹的主力及林彪殘部，用口袋戰術等二十五師前來，等聽到城北槍炮聲，根本沒有入套，才知道又上了關麟徵的大當。

毛澤東以為國軍不會再來了，次日拂曉，卻又被關師突然一陣猛攻，唧尾直追，一直追到淡水鎮黃河岸邊，將紅軍工農東征軍趕出山西。（未完待續）